

水上漁村

Floating Stanitsa

水上漁村

V. Zakrutkin 原 著

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

教員翻譯小組譯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

蘇聯文學叢書

水上漁郵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 萬七千二百元

譯者

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
教員 翻譯小組

英譯書名 Floating Stanitsa

著作者 V. Zakrutkin

原出版者 Soviet Writer Publishing House

原出版年月 一九五一年六月和七月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分發行者 總管理處：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各地分公司

(五二·滬型·三二開·一八六頁)

總目編號(15575) 印數(滬)1—5,000

譯者前言

參加這部小說翻譯的同人，自解放以來，經常出席小組學習會，在理論與形勢學習之外，總想結合自己的業務，共同做一點工作，可是由於工作的忙碌與努力的不夠，這願望一直未能實現。但在今年暑假之前，抗美援朝總會所發出的「六一」捐獻號召，却給了我們一個大的動力。當時我們雖然在節約捐獻方面，已經盡了各人自己的力量，却還想在暑期儘可能抽出時間從事增產，以所得一部份捐獻祖國的國防建設。爲了迅速地完成我們的計劃，我們認爲最好還是翻譯，並決定以英文本「蘇聯文學」六月號的長篇小說做我們翻譯的對象。我們在此須聲明：在我們如此決定的時候，六月號「蘇聯文學」還未寄到上海，我們當然無法知道我們即將逐譯的長篇內容如何，不過我們想「蘇聯文學」是把蘇聯的優秀文學作品介紹給國外讀者的唯一刊物，一向水準很高。這一期也一定可以滿足我們的要。因此書到之後，我們立即每個人買了一冊，除了一兩位同志之外，都把全文讀了一遍，結果我們發現「水上漁邨」是一部在思想性藝術性方面都是值得學習的作品。描寫蘇聯集體農莊的小說，我們已經讀過不少，但以集體漁場爲題材的創作，就我們所知，似乎還是一個新的嘗試。

「水上漁邨」中所刻劃的蘇維埃人的英雄面貌，有許多近似我們在其他蘇聯小說中所遇到的，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動作，他們的勇敢的精神，也都是我們所熟知的。但除此之外，這部書還寫了許多

我們從來所不知的新鮮事物，這對於在建設途中邁進的我國，尤其對於在我國還剛剛開始萌芽的水產業，有着很好的提示。我們大家都承認蘇聯是我們的的老大哥，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非常多，即單以這部作品而論，它對於水產學者與水產工作者以及文教工作者，都有不少極可寶貴的啓發。貫穿着全篇的精神的是對於阻撓進步的舊漁業的缺點的揭發與糾正，與對於爲共產主義開闢道路的新漁業不遺餘力的培植，這是人們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並改造自己的偉大鬥爭。我們且不說那成爲蘇維埃國家的骨幹的年輕的一代，他們的忘我的工作精神與偉大的愛國熱情原在我們意想之中，因爲在解放後的我國，也在一大批一大批地湧現着這樣的青年。單以隨地寧老教授而言，他那簡樸的生活，認真的態度以及時時刻刻對於祖國前途的無限關懷，無一處不令我們肅然起敬，尤其是現在作爲人民教師的我們，更應該把這個偉大的形象懸爲鵠的。

「水上漁邨」的作者維它利·柴克魯特金 (Vitali Zakrutkin)，就是對於愛讀蘇聯文藝的人，恐怕也是一個生疏的名字。根據「蘇聯文學」編者的介紹，他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兼教育工作者，一九〇八年生於克里米亞。他曾在羅斯托夫教育研究院俄國文學系教過書，處女作是一部關於普希金與萊蒙托夫的研究，出版於衛國戰爭爆發之前。戰事爆發後，他志願參軍，並擔任戰地通訊員。已經發表的短篇集有「力」，「前線」，「帶了創傷的人」，「活人與死人」等，長篇有「亞速夫海邊」。他的戰時報導會編印成集，題名「高加索散記」，在蘇聯出版界風行一時。

最後，我們想說幾句關於這篇小說翻譯的本身。因為是集體的翻譯，行文方面不容易達到一致，雖然我們在前事後及工作進行中間，都常常碰頭，盡量避免大的參差。譯名方面，我們是統一了的，不過因為時間迫促與工作調動的關係（參加工作的一共六人，其中有兩個人已赴別處學習，其餘的人即將參加皖北區的土改），我們沒有時間從頭到尾細校第二遍，因此不統一的地方恐難避免。此外，還有兩三個名詞及魚類學名詞，我們會商量了好幾次，也查過一些字典，都沒有很妥善地處理。關於譯文各方面，我們懇切希望讀者們給我們指正。

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

水上漁師

蘇聯文學叢書
水上漁邨

第一章

一
寒冬的太陽透過了霜霧，黯然地照覆在白色的小山上。在一度解凍之後，那刺骨的嚴霜又在雪上罩了一層薄冰，整個的大草原上有一種帶黃色的冷光在閃耀着。

一輛孤零零的雪橇，經過了大路一直向高聳着的雪堆之間的小山行駛。拖雪橇的那兩匹毛片蓬鬆的栗色牝馬，腹脅之上點綴着白霜，喘息不停地流着汗水，發出氣吁吁的聲音，一顛一跛的在深雪中前進。

坐在雪橇上的是一個穿着羊皮上衣身體魁偉的老趕車的，和一個瘦削的青年人，他穿了一件短的皮上衣，戴了一頂亞斯特拉汗皮帽，帽上還可隱約地看出原有的軍徽所留下的痕印。

這兩個旅行者沉默了好久。一直等到他們到山脚下，遠遠處礦山上的紫烟都不見了的時候，那老頭兒才把他那用女人的圍巾包着的頭轉過來，粗魯地問道：

「你坐在那裏怎樣，沒有凍壞了嗎？」

「有一點兒，」那個青年承認道，「我應該下來跑一跑。」

「那麼就跑吧，」老頭子帶着微微的冷笑說。「要不然穿着你那種靴子可得凍死了。到達村莊的時候，你要變成一條冰柱了……」

青年人從雪橇上跳了下來，拍拍手，跺跺腳；就在這當兒那兩匹馬走上山崗就開始跑步，於是他只得緊跟在雪橇後面追上去。馬的腳步緩慢下來，趕車的老頭兒用目光吊着那青年人，開始用他的沙啞喉嚨唱一首拖得很長的歌。

「視察員！」他一面回頭看，一面喃喃自語地說。「好一個視察員！奶在他的唇邊還沒有乾哩。我們這兒的孩子們曾經遇到過比他更厲害的對手哩……」

這個有點蹩扭的老頭兒是從車站把瓦西里·朱博夫接了來的。他被任命為區漁業視察員，正預備上葛陸博伏斯卡雅村去接任他的職位。他從水產學校剛畢了業就害了一場肺炎，在醫院裏躺了好些時候。等到他能夠到他的崗位上去的時候，已經是冬天了。

「唔，覺得好一點了嗎？」當朱博夫由於運動而滿臉通紅地跳上了雪橇時，老頭兒就問道。

「好多了，」朱博夫帶着愉快的微笑回答。「我以為我要凍死了……」

他向老趕車的霜也似的白鬍鬚和那懸擺在雪橇的邊沿上的長統大膠靴看了一眼。

「你穿了那種靴子，不會覺着冷吧？」

「我的好伙計，每一隻靴子都是用了一個普特的乾草襯在裏面的，」那老頭兒說。

「你叫什麼名字？我想順便問問你，」朱博夫問道，一面使自己在雪橇上坐得很舒適。「你還沒有告訴我呢？」

「我的出生證上的名字是叫作葉羅菲依·沙若諾夫，」那個趕車的帶着怨聲地說。「但是你要是

在村莊裏用這個名字來找我，沒有人會告訴你那是誰。」

「爲什麼？」朱博夫詫異地問。

「因爲事實上我有一個地方上的人代我取的名字，一個綽號。」

「那是什麼？」

老頭兒輕蔑地揮動了一下鞭子。

「一個怪名字。」

「怪名字？」

「他們叫我矮子，」老頭兒皺起眉頭說。「矮老爹！」

注視着趕車夫的粗大的身體，朱博夫禁不住要發笑。這時趕車的吆喝着牝馬，又轉過來對着他。

「有些人想出了這種神經病的事情，你要是沾上了就撕不下來了！」

「他們爲什麼這樣叫你呢？」朱博夫忍笑問道。

那老頭子把馬韁繩勒在他的膝下，脫去他的大手套。燃了一枝烟，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然後悻悻地說：

「如果你要知道，問他們去吧！」

老頭子很顯明地不願把這個題目繼續談下去，他斜睨着他的同伴問道：

「原來你就是派到此地的視察員嗎？」

「是的。」

「你從那兒來的？」

朱博夫把身體靠近老頭兒。

「我是從城裏來的。我母親是那兒一個學校的教員。我進水產學校是在四五年，在我復員以後。一進去就加入了第二班——在戰前我已讀完了第一班。」

「你說過你叫什麼名字？」

「朱博夫——瓦西里·基利洛微支。」

「好，基利洛微支，」矮老爹表示贊許地點點頭。「你什麼時候跑進軍隊去服務呢——看來你二十歲還不會出頭？」

「我已經二十三歲了，」朱博夫紅着臉說。「我是在四二年志願入伍的，老爹。那時我只有十六歲。我虛報了歲數，要不然他們不會讓我報名的……」

他們靜默了一會兒。

馬在哼着，把全身重心放在腰部，穩步地下了一個陡坡。下面，可以看得出一些黑色的樹，小村莊上的屋頂和很多的乾草堆，再下去，在一個結冰的小河灣旁邊，有一片平坦的鋪滿了雪的水淹地。遠遠接近地平綫的地方，透過灰藍色的霧，隱隱約約還可以辨別出一條寬闊的冰封的河面。

太陽已經快下山了，整個水浸着的草坪沐浴在落日的餘暉之中。左右顯現出很多的房屋。狗開始汪汪地叫着。

「那就是溫諾格拉得烈了，」老頭子揮動着手說。

「到葛陸博伏斯卡雅的路還很長嗎？」瓦西里問。

「大約還有十二公里。」

幾分鐘內他們經過了那個小村莊，穿過一排埋在雪裏的新栽的樹林，來到一條平坦的大道上。矮老爹把鼻子藏在圍巾裏，身體從這邊擺到那邊，用單調的聲音吆喝着那些顛蹩的牝馬。

由馬蹄踐蹴起來的冰冷刺骨的雪塊打在朱博夫的臉上，使他微微覺痛。他扭過頭，在凍僵了的手上呵氣，並凝視着浸在水中的草坪上的暗紫色的陽光的影子。

「那邊就是我們的水上漁村！」老頭兒用鞭子指着左面說道。

「爲什麼是水上？」朱博夫看着那矮矮的一排白楊樹問道。

「到了春天你自己就會明白了。當春潮來的時候，到處都浸滿了水，在街上也要行船。我們老百姓從搖籃到墳墓一輩子生活在水上……」

矮老爺喉嚨頭呼嚕了一聲，用手套在朱博夫的肩上拍了一下。

「覺得冷嗎？」

「相當冷，」瓦西里回答說。

「你喝伏特卡酒嗎？」

「不，我不喝。」

「你不喝？」老頭兒有點不相信。

「是的，我不喝酒，老爹！」

矮老爹勒住了韁繩說道：

「我們要把你帶到瑪玢·潘特列葉伏娜的家裏去。她是我的媳婦，我的兒子在戰後死了。你的住處就安排在那兒。斯特潘·伊凡諾微支，那個今年秋天被撤職的視察員，也曾經在那兒住過。」

他們到達村莊時，天已經快黑了。那些高房子，披滿了霜的樹木，籬笆做的圍牆都隱隱在帶藍色

的雪光中顯現出來。雪橇經過集體農莊的院子，轉到一條小路上，到了最後一座倚山面水的小房子旁邊停了下來。

矮老爹幫助朱博夫把提箱拿了下來，沒有經過寒暄，就轉過身對出現在房子門口的一個女人說：「這就是你的房客，瑪琭。」

瓦西里很不好意思地拿了一張十個盧布的票子塞在老頭子的手中，向他道過晚安，便拿起沉重的提箱，跟着那個女人走進房子裏去。他的牙齒冷得打顫，他的腳是僵木了。瑪琭引他走進廚房，打開靠近廚房的一間小屋子的門就親切的說：

「脫下你的外衣吧，我去點一盞燈，一會兒就把爐子生起來。想來你一定凍到骨髓裏去了吧。」瓦西里把他穿藏的東西脫掉，坐在凳子上，用雙手互相摩擦着來取暖。

瑪琭帶着一盞燈進來。她用掩飾不住的好奇心看着這位客人。她的目光向他的像孩子一般瘦弱的頸項及紅潤的臉龐瞥過，然後溫和地笑着。

「我們就要有一個十分年輕的視察員了，一點也不像斯特潘·伊凡諾微支，」她說。

她把燈放在桌子上，開始在爐子周圍忙來忙去，鍋盤發出叮噠的聲音。她說話的時候並不看着瓦西里，彷彿只她一個人在屋裏似的。

「我們來煮點水泡茶吧！在這樣冷天從外面跑進來，沒有東西比一杯熱茶更好。晚上還是把那

隻爐子也生起來，那末就可以更暖一點。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叫人到主席那兒要一點燒酒來喝。此地的漁人在冬天都分配得有燒酒……」

「燒酒用不着了，」瓦西里講，「我倒願意要一杯茶。」

當瓦西里坐在桌邊喝熱茶時，那個女人把兩隻手抄在背後，站在爐邊輕言慢語地說：

「我的丈夫在軍隊打到柏林時，頭部受了傷。在他出了醫院之後，部隊就叫他退伍了。住在家裏七個月就患腦病而死——他們叫它腦充血病。孤單單地剩下了我和我的兒子維特亞，他快十五歲了。

我整天都要工作——在一個織網隊裏做工。我的兒子在學校裏還沒有畢業，他在七年級，同時也在集體農莊工作。我們就是這樣地生活着……」

瓦西里聽着他的健談的女房東的話，一面逗引着一個坐在凳子上的有虎斑紋的貓兒玩着。房間內的溫暖使他昏昏欲睡，他時刻地監視到門那邊的一張軟和的，鋪好了的床。

「你還是早點兒歇息吧，」瑪琺注意到他的目光，立刻打斷了自己的話頭說。「路上你一定感到很冷，我老是說話就攔了你的睡眠是不好的。」

他向她道謝，拿起了燈走進爲他預備好了的房裏去。這是一間普通的哥薩克式的屋子，有很多照片掛在牆上，牆角放着一個高衣櫃，還有一張鋪了乾淨的藍色桌布的檯子。

「要是你高興的話，可以就在這兒住下去，」瑪琺說，「要不然主席會代你另尋一個住所的。」

「謝謝你，我很喜歡這兒，」瓦西里忙亂地說。

「好，晚安，我還要等候我那個夜遊神呢。他說不定還在圖書館看書。」她出去關上了門。

瓦西里解開帶子，脫掉了靴子，很快地脫下衣服上床。

「你可以把燈拿走了！」他叫着瑪琺。

「好的，我等會兒來拿，」那個女人回答道。

那盞馬口鐵做的油燈暗淡地照耀着桌布的邊緣和窗檻上的花，還有掛在角落裏看不清楚的神像。月光從凝了霜的小窗中透進來，映在潔淨的地板上，像是鋪了一條淡藍色的路。外面街的盡頭有一隻狗在狂吠，接着有人穿着厚重的靴子，吱吱喳喳在壓得很緊的雪上走了過去。

瓦西里閉了他的眼睛，好久以來他所熱心盼望着的生活終於開始了。戰爭中的經歷，學校生活的那些年月，紛紛擾擾的學校宿舍中與高彩烈的爭辯，現在都成為過去了。他將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我不知道究竟將來怎樣，」他想着，又回憶到與巴丁——漁業管理處的主任——的談話，就是他委瓦西里來這兒做漁業視察員的。「小心哪，朱博夫，」巴丁曾經說。「你被派去的是一個困難的地區。在學校裏他們教了你很多的東西，從魚類學和魚種培養學到膠質化學，但是一到了河上，你就會發現這些並不是你應該知道的全部。你真正的考試是在河上，記住這個……」

「好的，巴丁同志，我一定要使得這個考試及格，」瓦西里想。

二

第二天早晨，瓦西里吃了早飯同維特亞談了一會兒，當他正點燃一枝香煙才吸了一口的時候，一隻狗在院子裏叫了起來，接着進來了兩個人。一個人長得很高大，鬍子剃得光光地，穿了一套白雨衣，另一個則是一個很矮小的人，身上穿了一件舊軍用大衣，頭上戴了一頂有耳罩的羊皮帽，腳上穿了一雙膠皮靴。

他們道過了早安，就從頭至腳很快的把瓦西里打量了一下，然後脫下他們的帽子。

「我們來看你，視察員同志，」那個穿白雨衣的人用深沈沙啞的聲音說。「我是捕魚第二大隊的隊長，皮門·加伏利洛微支。達拉葉夫，這位同志是你的助手，漁業助理視察員卜羅何羅夫——伊凡·尼康諾羅微支。」

「我很高興看到你們，」瓦西里站起來說。「我的名字是瓦西里·基利洛微支。朱博夫。請坐下，同志們，讓我們談一談吧。」

達拉葉夫和卜羅何羅夫都坐了下來，前者既自恃又沉重，因此他坐的椅子抱怨似地提出了抗議，後者看來很胆小，只用半個屁股坐在椅子的邊緣。

朱博夫暫時不管那個隊長，很深刻地在研究他的助手是怎樣一個人。他越看他就越覺得不喜歡